

李八家来了远客,我父母让李八来借宿几日,好为他家亲戚腾出一角。时为五十年前,我和李八都是重庆南路第一小学低年级的学生。这事微不足道,但那时的居民一般不兴这么做,家家住房逼仄,怕那点隐私无遮无拦,毁了邻里间的内心恭敬。再者,热衷恶评他人的大嘴巴,本埠又是盛产。这类市井奥妙,李八不懂。

李八的尾声

郭峭峰

和同学兼近邻,在一张篾席上入梦,很新鲜。八九岁的孩子一沾床,就睡过去了,母亲来看了一眼,帮李八盖好薄毯,我俩均未察觉。天亮起床,李八半边脸全是枕席的编织纹路,我伸手去摸,肤质凹凸滑稽。我才明白,每个夏日清晨,我的腮边也会是如此。那年头,小男人们通常无心对镜研究自己,直到第一次偷偷抽烟,抽那种包装精美的阿尔巴尼亚纸烟,我才立于镜前,用力领略自己很社会的派头。

从小学开始,李八除了不爱念书,其他样样领先,从打豆腐格子、打弹子到打架。有一样我还行,就是在晾衣竹竿头上,绑定以铅丝绷口的小塑料袋,高举着去套知了。捕蝉之乐,仅限于抓捕本身,一俟强行让人家一一集合到自己手里,便趣味索然。人的天性似有抓捕欲。天上飞的,水里游的,企图往泥土里钻的,都愿去猎获。为捉蟋蟀,我带李八去过一回家长上班的大院子。李八的准备工作做得周到,装蟋蟀的小竹竿筒一捆,个个预先安好了封口的棉花团,他还带着可折叠的金属撬具、可伸缩的水杯。半天下来,我俩甚是辛苦,颈侧都是斑斑盐花,脸上被花脚蚊子咬出连排肿块,李八收获颇

丰。我想,假如我俩都专攻一门手艺,李八会比我更有戏。往更高一层看,他的筹划、想象、观察、耐心和仔细,样样不弱。小学时代,人们只看到李八表面的两个特点,即一不服管,二不克制。有次生气了,他把手里的木质算盘凌空掷向同学,珠子散了一地,下手太过分。一颗算盘珠滚过来,他抓起来,以打弹子的指法射出,咚地击中好几米外的黑板,这几乎成为一个分界线,他从此一脚踏入人群的反面圈层。

1978年读完中学,我们这届有各种继续读书的机会,当然先要考一考。18岁的李八没到过任何考场,但社会上我等闻所未闻的名堂,他多有涉猎。他的赚钱意识开悟得早,所用手段一律偏门。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两面图案相同的五分假币,一枚两面都是国徽,另一枚两面都是分值。

李八的赌局是这样设计的,始终由他坐庄,闲家不得触碰分币,三十元为起点,一千元为上限。这个上限的设置,看似为遏制闲家的赌博冲动,具障眼性。待闲家押好注,他先把那枚“国”高高抛起,接住后合于掌中,这个动作从运动场上学来,经练习,他已玩得娴熟。接着,故作神秘地慢慢移开上方的手,发现“国徽”朝上,遂将该币移置桌面。然后,再上抛另一枚只有“分”字的分币,规则是如果和桌面那枚图案一致,算庄家李八输,反之就收掉对方的押注。来几把后,他会偷偷对换一下两枚分币的使用。如此,不少人以为是50%的胜率,就上了当。最终还是碰到了精明人,揭穿了他,李八恼羞成怒挥拳伤友,两罪并罚领刑三年。

古巴,在西班牙语里意为“肥沃之地”——曾哺育出名著《老人与海》,被海明威视作灵魂栖所。世远事乖,由于当年加勒比地缘政治骤变,老爹怅然离开寄居了三十年的哈瓦那;一年后,竟无甚挂碍地一瞑不视,去到另一个世界了。

没而不朽,人亡物在。从那以后,古巴一直在海明威的余韵里叙事,它像强磁吸引游人慕向而至。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岁月,从不困守乡间芸窗,而偏爱闹市酒馆,沉浸于星月交辉——美酒与灵感在亮杯碰撞,文字与醉意在血脉共舞。“五分钱小酒馆”就是他醉飞吟盏的一处社交重地。那方亲手题写的酒帘至今仍高悬店堂:“我的莫吉托在街中酒馆,我的代基里在佛罗里达。”托物感怀,情见乎词。

这座始建于1817年的建筑,最初叫作“银币酒馆”,也是饮饌

交融的天地,时为旅古美国人的逍遥场,人称“小佛罗里达”。因坐落街道中段而非转角,又被赐予朴素的名号“街中酒馆”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个夏夜,调酒师将朗姆酒、薄荷叶与青柠汁倾入杯中,碎冰撞击的清脆声里,莫吉托如缠绵的恋诗般诞生。轻抿一口,青涩与甘甜在舌尖翻跃,恍若哈瓦那晚风拂过。

瑶池琼浆千杯少。传说海明威曾连饮过十三杯莫吉托,在时醒时醒间来回切换,捕捉超越尘世的思绪灵光。他于此留下的趣谈,让这款鸡尾酒的名声驰电走。

为致敬文豪,酒馆专将这款酒命名为“老爹特饮”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莫吉托酒资,从五分钱涨至七百五十比索,慕名而去的政要名流仍络绎不绝。调酒师握着雪克杯,每天手不停摇,与吧台

旁的乐队同振其频至夜阑方散。

对于初访的旅人,未到此打卡,便枉来哈瓦那。微醺中,忽闻邻座飘来一阵焦香,原是烤龙虾正在出菜……我这才惊觉,这家酒馆还有另一重身份:龙虾爱好者的天堂。循着那股香醇步入,我不仅为“老爹特饮”举杯,更被它家龙虾自由所虏获。

古巴盛产大西洋龙虾,位列世界四大龙虾榜。其肉质雪白、肥美、弹牙,是当地海鲜中的俏货。古巴烹饪虽承西班牙与加勒比遗风,却能别开一格,在中美洲曾无与二。

等菜间隙,大厨允我掀帘入内:见其菜刀,砧的一声将虾剖成两片,置于铁板炙烤,随即淋上柠檬汁,激发出一股腥果混杂的浓香,上桌后须徒手撕取,这是对原始滋味最动人的诠释。另一款做法,是将龙虾用沸水焯后急入冰

泉,至肉质收紧时,取出虾肉改小块,保留甲胃,再以芝士、番茄汁、白葡萄酒烹致浓稠酱汁,复盛于完整的虾壳之中,形式感瞬间拉满。

一手执虾,一手举杯。频频送入口中的,不限于美味,多半更是老爹的话茬。这时,一位年艾的酒保趋近,如数家珍指点着满墙的海明威旧照,以及密不容针的百万个签名。我见状,纵有提笔之意,已感无隙可乘。

踏出酒馆,意兴未尽,便扬招了一辆车,往十五公里外的海明威故居“瞭望山庄”而去。途中忽而闪过一念:当年老爹频频往返于市中心与山庄,路程还不近呢;然而他走得很笃定,仿佛前方总有空白页等待其落笔。

此刻,眼前闪现出“酒痕染袖”的长影,在哈瓦那灯火阑珊中,亦真亦幻。

不,我好像并没有眼岔。



老君山(绢本设色) 邱挺

刑满后,他对我说,从山上下来,他已是另外一个李八了。服刑期间,他把一本《新华字典》,几乎全部默背了下来,有五百多页。我信手写了“溯”和“朔”,他确实能说出它们发音的区别。

我就快大学毕业那会儿,在我弄堂口见到我,他不卑不亢地和我商量,能否借他一点钱,一点点钱。我把身上几十元纸币都掏给了他,几周后他就还了。他姐姐告诉我,连着两个周日下午,李八一直

站在阳台上张望,为的是及时还你钱。

李八做起了水产生意,起早摸黑,确实辛苦。日子稳当了,李八还把曾照顾他偏瘫母亲的小保姆娶为妻。二楼阳台上,我见过李妻抱着儿子晃摇,一面孔满足。

李八让我刮目相看。后来我去了他地,二十多年互相未走动。

彼此的住址早有变化,我请一位发小通过李八的姐姐联络他。他姐姐说,哎哟,胆子大的,敢主

我家住武宁南路上。从后门出来,左转五十米为余姚路,右转二十米为昌平路。在这里居住已二十六年,环境优雅且生活方便。

余姚路和昌平路平行,相邻百米左右,烟火与诗书相拥。两条路之间有三条道相通,左右跨界便捷,角色转换丝滑,宛若晚年人生的AB面。

余姚路,人间烟火气重,从武宁南路到延平路,三百多米长的范围内,有两个室内菜场。以余姚小区为中心,沿街两边小店林立,摊位无数,包子铺、煎饼铺、盒饭摊、鲜花店、理发店等并列两旁,卖烤鸭卖糕饼卖水果的串联其间,配钥匙店宠物店药房也穿插点缀。遛一圈,日常所需各得其所。

昌平路,当年定位为步行街,路口一块地牌,上书“读书文化街”,一路古铜色牌子展现中外人名名言,这无疑为诗和远方的象征。人行道的街沿是一道长长的绿植盆景式花丛,而人行道内侧,是一排排宽敞的木头长椅,长椅背后是蜿蜒曲折的绿坡。一到夜晚,盆景周边和坡绿及长椅底下会亮灯,隐隐约约地勾勒出昌平路的静谧安逸。

早晨,我会在昌平路上散步,人稀车少,走到静安区工人体育场,有晨练的人,有广场舞,有许多妇女推着婴儿车带宝宝兜风。相问之下,知道她们多是保姆,受雇带孩出来游玩。我早上散步往往带着任务,需顺便买点小菜回家。弯到人声鼎沸的余姚路,挑选几许烟火捎回家。

一次,我在菜场里看到了“蓬蒿”,问营业员:为什么你们有些时候写“茼蒿”呢,它们不是一种菜吗?营业员答:名称不同肯定有差别的,“茼蒿”的叶茎比“蓬蒿”稍微长一点,你懂懂的嘛。她不屑地瞟我一眼。我想到了李白的名句: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我买了一把“蓬蒿”,一手捏着,然后装模作样大踏步昂首走出小菜场。回头一看,那营业员正掩嘴窃笑,说,人家手里没有“蓬蒿”的。我恍然大悟,一个即将见玄宗的富二代正踌躇满志呢,可能连蓬蒿蒿草的味道都没有闻到过。

我转身回去问营业员,你对李白很熟?我学中文专业的,过来帮爸妈的生意搭把手。以前我们乡下的坟头草就叫蒿草。哎哟,轻声,怪吓人的。古代的“蓬蒿人”就是没有功名的山野之人,用今天的话说叫“素人”。

近几年,我家周围的旧小区不停地拆,随之各种高档豪宅矗立。我虽然有一种水涨船高般的自抬身价的虚荣,但又有另一层隐忧,怕把烟火气都拆光了,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怎么办?所幸规划是周详而全面的,左右手平衡,才能迈开双腿走好路。

其实,左余姚右昌平的思路来自一位朋友的提醒。买房时,我一直担心曹家渡的发展前景,认为这三区交界处,多是他人瓦上霜,谁人无故来扫雪?一位朋友说,交界处多为枢纽地,以后建设起来说不定大家都叠床架屋式用力;而且,你右手曹家渡但左手静安寺呀,那可是皇冠上的钻石。好一个得失之间的左右之辩,信然,果然,欣然。

五分之一世纪生活下来,我已从右手曹家渡左手静安寺的大势悟到了“左余姚右昌平”的细节。晚上散步,常常沿昌平路走过常德路,再向前,是沉淀了更多故事的江宁街区。

左余姚右昌平

俞果

七夕会

我们家亲属里有一位“小朋友”,在浙江的大学读了几年书后,毕业留在杭州工作,说要在“天堂”好好享受几年。西湖之畔虽风光旖旎,但房租也很生猛,她毕业后已搬了几次家,并时而在家属群里吐槽搬家之苦,其父母不免替她担心。过一阵,她突然关注起上海沈大成的糕点和城隍庙的梨膏糖来,还说要给“外婆”买一点,说得她上海的嫡亲外婆溜溜起来。

前不久,我正好看杭州办事,“小朋友”父母就托我去看一下“小朋友”的住处,其外婆也悄悄让我打探一下“小朋友”的这个“杭州外婆”到底是何许人。原来“小朋友”在杭州四处寻找所居之地时,一张某区民政部门的启事,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原来他们正在招募养老机构“陪伴性养老项目”人员,入住的年轻人只需为老人提供不少于10小时/月的陪伴服务,就可免租入住养老机构中带独立卫生间、阳台的房间(配随机室友一名),入住者只需每月缴纳300元管理费即可。

“小朋友”立即前去报了名,经过对学历、专业、健康等相关条件

的测试,很快成了一名服务老人的专业陪伴者。那么具体有哪些陪伴内容呢?我不禁也好奇起来。

“小朋友”说,据院方介绍有两大方面内容,一是参与到同楼老年人的各项活动计划,二是陪老人聊聊天、吃个饭,一起散步。开始我们白天要上班的陪伴者,大多是下班后与老人共进个晚餐,与他们说说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,然后在散步中听他们讲讲过去的故事。

“杭州外婆”

任炳越

我们相互间还开玩笑,说要对付得起给我们免去的房租。

“小朋友”感慨道,后来时间一长,我们与老人之间建立了情感,老人就像我们的长辈,他们人生历程上的一个个故事、一段段喜怒哀乐、一团团深积淀,深深地留在了我们心里,成了我们成长的养分。“小朋友”又伤感地说,我们明显地感到,与我们的闲聊,缓解了老人们的孤独感,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,传递了他们心中亟需得到的那种暖暖的温情。一段时间后,不少陪伴者都主动参与到老年人的各项活动计划之中,老人们的笑

声更欢畅了。

我又问道,那“杭州外婆”是怎么回事?“小朋友”说,就是住在我对面房间的一位沪籍杭州女医生,她大学毕业跟着丈夫留在杭州,前几年丈夫离世,唯一的女儿远在美国。她特别爱吃上海沈大成的糕团和城隍庙的梨膏糖。她说看到你就想起我远在海外的外孙女。当她用上海话叫她外婆时,老人的眼角有点点闪亮的晶莹。

“小朋友”租了免费的公寓,在陪伴老人的过程中,自己也长大了!“小朋友”问我,您是资深养老人,这个“陪伴性养老项目”,从专业角度来讲,究竟有哪些好处呢?我答:一是缓解了机构闲置床位,减轻了陪伴者生活压力;二是丰富了志愿服务的多种形式;第三方面最重要,局部模拟了类家庭的氛围,向老人传递了温暖的情感,让陪伴者积累为长者服务的技能和情怀,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护老的新风尚。

“小朋友”静静地看着我,似在思索。前不久,在市“两会”上,有不少代表委员也提出了类似内容的提案。我把信息发给了“小朋友”,她回了三个大大的赞!

健康

